

修例草案應直上大會審議

何子文

港事講場

修訂《逃犯條例》法案委員會上周六會議，被反對派暴力衝擊阻礙，造成前所未見的混亂場面，令外界震驚及憤怒。周二的會議，則再次因反對派攪局而被迫取消。反對派暴力衝擊立法會，癱瘓議會運作，明顯觸犯《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及《侵害人身罪條例》，理應予以檢控。同時，法案委員會連番被暴力阻礙，說明反對派反修訂已到了無底線、無原則、無法無天的地步，再繼續糾纏只會不斷拖延時間。既然反對派無心審議修訂，這樣法案委員會的存在已沒有多大作用，不如直接將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表決，將爭議在大會上一次過處理，勝過在委員會大打泥漿拌角。

議會暴力應受譴責

上周六的暴力衝擊，是反對派一場有組織、有預謀的行動，目的是以違法手段阻撓法案委員會運作。反對派以為在議會搞事可以有《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作保護傘，然而，雖然特權法對立法會議員作出多項保障，包括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享有絕對的言論自由，進出立法會開會時免受逮捕等，但特權法並不保障議員的肢體行為，議員在會議廳內襲擊傷人、

毀壞公物或他人財物等，照樣可被刑事檢控或民事追究。反對派議員上周六的行為，不但涉及襲擊傷人、毀壞公物，更是通過暴力手段阻止立法會議員進入會議廳執行公務，這些行為已經嚴重違反了特權法以及香港的刑事法例，理應作出檢控，讓反對派議員承擔刑責。

香港珍視民主法治，立法會更應帶頭踐行。然而，反對派剝奪其他議員的議政法定權利，用反民主、反公義、違法暴力的手段，爭取他們口中的所謂「民主、公義」，這是對香港議會民主、程序公義的踐踏，也暴露反對派的雙重標準。更令人側目的是，以往立法會內議員儘管政見不同，也多是唇槍舌劍，鮮有「動手動腳」，但反對派主流政黨過去亦一直表示反對議會暴力，現在他們卻赤裸裸地使用議會暴力，理應受到社會各界譴責。

大會審議免陷衝突漩渦

現時草案已經提交立法會超過一個月，但連委員會主席仍未選出，情況極不理想。修例具有迫切性，必須趕及在台北院殺案疑犯出獄前完成，否則公義將得不到伸張。面對反對派的不斷攪局，不斷阻撓會議進行，各界不能聽之任之，應一方面在法律上作出反

制，包括依法追究反對派的違法行為，阻止其「冒牌委員會」繼續召開會議，另一方面應將草案直接提交立法會大會處理，避免深陷於委員會衝突的漩渦。

事實上，《議事規則》並沒有規定審議法案必須有法案委員會，只不過為了更好地聽取議員意見，才成立委員會進行審議。但現在反對派卻鑽制度空子，利用委員會會議進行「拉布」，他們根本不是理性討論，而是一味阻撓會議進行，委員會已經達不到審議修例、聽取意見的地步，而且反對派至今仍未有收手之意，說明委員會已經難以再履行職責，已經沒有存在的意義。

既然如此，大可以由內務委員會再次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及表決是否終止委員會運作，並將草案直接提交大會恢復二讀。只要有議案得到內務委員會通過，這樣委員會將立即停止運作，修例也會交由立法會直接處理。這樣做的好處是避免長期在委員會不能正常運作之下，影響修例進度。而且，反對派議員有意見也可以在大會提出，不會出現所謂無法表達意見的問題。再加上同一條法案其實也沒有必要在法案委員會及大會重複審議，將修例直接提交大會，由具有法定權力的立法會主席主持會議，是破解目前困局的有效方法。 (H)

做好貿易戰升級準備

凌昆

國際視野

近日中美貿易關係發生突變，特朗普忽然宣布恢復對2000億美元中國入口商品徵收25%關稅，並已由5月10日起實施，劉鶴副總理率團赴美談判暫未取得成果，中國於6月13日宣布對600億美元美國商品提高關稅。特朗普還擬將貿易戰升級，指正準備對3000多億美元的中國入口商品徵收25%關稅。這如落實將相當於全面封殺中國貨入口。顯然中美經貿關係又走到了十字路口，前景如何，令人關注。

談判突變原因多樣

令震蕩更大的是特朗普慣用的變臉魔術：事前他還不斷地營造樂觀預期，指中美將很快達成協議，並期待與習近平主席再度會面，但旋即使出殺着。突變的發生引起了連串問題，包括為何會出現突變？突變後中美經貿以至整體關係的發展前景怎樣？凡此種種，對中美兩國以至全球政經形勢的影響均應予以較深入的探討剖析。

表面上，美國認為中國在談判中立場倒退，正如特朗普所指不允許「推倒重來」。劉鶴已反駁指控，事實上指責毫無道理：雙方既未達協議便根本不存在「推倒重來」，在談判中雙方自必有進有退，力求取得最佳交易，一些變化在所難免。又如中方官員所說常有

「被承諾」，即美方強指中方作出承諾。這些指控實質上是美方極限施壓手段，希望藉此迫中方就範，同時也反映了特朗普心急求成，希望早日取得成果以壯大其競選連任的政治本錢。他說中國勿等到他連任才讓步，到時條件會更苛，更不要寄望等到拜登上台再談云云，其實都顯露了他心中的浮躁。當然，如果美方以為可借由極限施壓迫中方讓步，便大錯特錯了。

實際上突變出現還可能有更深層及複雜多樣的原因。其一是當前中美矛盾很深，分歧一時難解。經過一輪談判後，能妥協的都取得了協議，故雙方均說有重要進展。但另一方面餘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雙方均難以退讓，正如中方所言在原則問題上不能讓步。劉鶴指雙方有三大具體分歧點，包括是否全面撤銷關稅等，但仍只是表面的分歧，未及根本。

美鷹派欲中美經貿脫鉤

當前，中美進行的一場修昔底德型博弈，美方的目標是要由遏制中國來保住其「一哥」霸主地位，取得經貿利益還只是次要目標。在這事上，美國並非鐵板一塊，特朗普相對來說是鴿派，為了個人政治前途對中國可放軟點以求早得協議，但鷹派卻不允許這樣做，必須借經貿手段盡量打壓中國而絕不能輕易妥協。就在突變前不久，另類右翼(alt-right)理論旗手班農便於接受美媒訪問時指出，中國是美國所面對的前所未有的「生存威脅」(existential threat)，務必要全力打壓。有美方評論便指班農發聲，乃代表鷹派警告特朗普勿對中國放軟手腳。如是突變的發生表示鷹派已壓住特朗普，在華政策上取得主導權。鷹派的主要目標是搞中美經貿「脫鉤」，而不是在取得協議後繼續擴展經貿合作。

類似情況其實早已出現過。2017年後段，中美曾通過談判達成協議，主要是中國承諾每年增購700億美元美國產品。對此特朗普是接受的，因為為多個行業取得巨大利益而個人亦政治得分，但對鷹派來說這結果殊不理想，因未有迫使中國在其他方面如知權保護、國企營運讓步。其後美國反悔，故憤於「推倒重來」的正是美國而非中國。這次突變性質上實是2017年協議的翻版：鷹派成功阻止了協議的達成。

劉鶴指出談判未有破裂，雙方未來還會在北京繼續會商。內地評論亦有中美進入「邊打邊談」格局之說。但如前文論述，即使談判未有破裂並繼續，再談下去也難望取得真正突破及全面妥協，最多是保持接觸及交換意見，和做一些技術性事務的安排。特朗普全面推行及升級關稅戰，表示美方重點已由談判轉，今後所謂「邊打邊談」將是打多談少。事情發展至此地步殊非偶然而有其歷史必然性，中美修昔底德型博弈已無可避免，美國要打，中國也無法掛「免戰牌」。為今之計是丟掉幻想準備戰鬥：對面臨的一場升級版貿易戰絕不能輕忽，務必全力認真應付。

特朗普連消帶打藏危機

學研社成員 吳桐山

學研集

中美貿易戰再燃戰火，美國將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關稅上調至25%，剛結束的第11輪經貿磋商亦未能達成協議，中國亦宣布對600億美元美國商品提高關稅。中美股市都明顯下挫，但經濟學家的分析並不是太悲觀，認為哪怕出現更差的情況，對中國整體GDP的影響也只有百分之零點幾。加上中國擁有龐大內需市場，有不少手段可調節經濟增長，關鍵還是看自己如何做。

既打中國 也打民主黨

有人認為，特朗普如果對所有中國貨品開徵關稅，刺激美國通脹上升，最終聯儲局加息拖慢經濟增長，同樣不利其連任。這個道理正確，相信特朗普已考慮到這點，但他近日多番強調的一句話，值得我們重視，他說：「他們（中國）或許想要拖到2020年大選，看他們能不能走運，碰上一位民主黨人贏，這樣

他們就能繼續每年從美國賺5000億美元。」這個意思，特朗普在上周初未上調關稅前已表達過，11日又發推文再強調一次。他還緊接着說：自己會贏得選舉，原因是美國歷史最好的經濟和就業數字等等。如果協議在他第二個任期上談判的話，那會對中國更加不利。

特朗普之所以不斷重複這個意思，目的是連消帶打，既打中國，也打國內民主黨人。特朗普想告訴美國人：中國就是希望在民主黨人身上找着數，經濟變差是因為他捍衛美國利益，如果民主黨人膽敢藉此攻擊他，就是與中國打龍通，想特朗普輸就是出賣美國利益。

特朗普這一着確是高招。要知道他的支持者本來就是民粹主義者，絕對會相信特朗普這一套話語。雖然民主黨的支持者多是知識水平較高的人，懂得經濟學ABC，但在勾結中國這樣的罪名指控下，恐怕也只能噤聲。

須做好打持久戰準備

特朗普一直說：徵收關稅等於將錢由中國轉移去美國，對美國只有好處沒有壞處，事實當然不是如此。但大家必須注意，明年的美國大選已有21人宣布角逐民主黨候選人，卻沒人敢明確指出這些謬誤。這從一個側面說明美國確實存在對華不友善的氣氛。誰敢說真話，誰就會被特朗普扣帽子：你就是那個中國等着的軟腳蟹談判對手，你會出賣美國利益。

特朗普這一招連消帶打不容易應付，他已經為美國經濟可能的放緩找好「替死鬼」，內有聯儲局、外有中國等貿易夥伴，中國有必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不過話又說回來，現在距離明年大選還有很長時間，政治一日嫌長，特朗普也是見一步走一步。對中國而言，當前對美出口只佔整體出口的15%左右，對美貿易惡化並非不可承受之痛。關鍵還是理順國內政策，對美貿易惡化，確實令我們對內政策的犯錯空間變小了。

蔡當局「抹紅」媒體居心何在？

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協會副理事長 潘錫堂

名家指點



潘錫堂

台灣蔡當局多次指控大陸「散播假消息」，其安全機構日前赴立法院的報告，更直指大陸直接對在台陸媒或「同路媒體」提供特定報道內容及帶「風向」，甚至在備詢時還表示，「同路媒體」是他們發現有部分在台媒體宣傳內容與報道口吻均與大陸對台威脅言論語調相通，包括電子、平面媒體及網紅都有成為大陸「同路媒體」的現象。但被問及「同路媒體」具體為哪幾家時，備詢的安全機構副首長皆以情報工作為由不願透露，遭多位立委批評講話不負責任，帶風向充當打手。

「同路媒體」指控嚴重

其實，台灣安全機構認定島內有大陸的「同路媒體」，堪稱很嚴重的指控，必須嚴肅面對，不能只是隨意說說，應該要提出確切的證據，包括三個層面：第一層，大陸與「同路媒體」接觸的證據；第二層，「同路媒體」的內容看似被同化的可信證據，但切勿隨意挑選幾個個案即草率認定，應可運用「內容分析法」結合量化與質性方法，方可較準確認定；第三層，「同路媒體」影響或分化台灣的確切證據，必須

運用「效果分析」方法，斷不可自說自話或「先射箭、再畫靶」。

事實上，蔡當局上台3年來施政失能，民意支持度每下愈沉，為了爭取勝選連任，竟不惜升高兩岸對立，製造「反中」與「恐共」的意識，進而假借台灣安全與防護民主之名，「抹紅」反對黨與媒體，企圖製造寒蟬效應。台灣安全機構提出此種毫無具體事證支持的指控，堪稱放棄情報中立原則，曲意迎合中共的民進黨，令民眾難以接受。

好不容易，台灣走過白色恐怖時代，現在民進黨又走回當年威權老路，不聽話、常批評時政的媒體，連打成「大陸同路媒體」，甚至遭受不忠誠的指控，無異於民主與言論自由的大倒退。尤有甚者，蔡當局最近還進一步假借必須防堵大陸對其政經系統的滲透，擬制訂完整的反統戰、反滲透法案，藉以全面反制媒體、商業等新型統戰模式，條文主要將針對媒體、商業等較新的統戰模式設計，特別針對「假新聞」、「間諜活動」與「大陸在台代理人」等三大統戰方向着手。其中，「大陸在台代理人」則分兩大部分，包括阻斷大陸用以滲透台灣的各種資金流，及對「中資挹注的媒體機構」進行一定程度的新聞自由限制。

為大選埋伏圈套

前述該項法案的立法目的極其可議，不僅不具備壓制新聞媒體、異議人士及故意入人於罪之心，尚且

起心動念企圖將非其族類者羅織為「大陸在台代理人」而予以懲處。該項立法主旨不禁使人回想起1949年以後國民黨來台的戒嚴時期，經常恐嚇民眾並把提出異議者都說成是「大陸同路人」加以處置，甚至用這種「恐共症」持續戒嚴。

再進一步言，若依蔡當局的邏輯，蔡英文民意支持度低迷不振並非是治理無方，而是假新聞中傷，假新聞的來源是大陸，因此這屬於台灣安全問題的範疇，任何人只要批評蔡當局，均全部屬於假新聞，都可能是大陸的同路人與打手。可以預見，蔡當局此套「大陸謀台日亟」的論述，將可能貫穿整個2020年選舉，而所謂「大陸同路媒體」則是先埋伏好圈套，凡是不支持蔡英文選2020年的媒體，或是政治不正確的媒體，或是沒有主張「反中」「抗中」的媒體，甚或是支持藍營選2020年的媒體，均會被打成「大陸同路媒體」，意圖煽動選民情緒，升高兩岸敵意，以達到動員催票的目的。

總之，一個負責任的台灣當局，應有能力結束兩岸敵意，使得兩岸關係得以和平發展，而非千方百計全是為了勝選而不惜進行惡劣的政治操作。如今民進黨為了維繫其岌岌可危的執政權力，不惜指使情治安全機構「抹紅」不願扮演蔡當局宣傳喉舌角色的媒體，動輒以含沙射影的方式，進而創造「大陸同路媒體」的名詞，意圖迫媒體就範，實令民眾痛心疾首，不禁大嘆「媒體與言論自由的距離愈來愈遠」。

犯罪受懲教 更生展前程

懲教署社區參與助更生委員會主席 蕭楚基

商界心聲

受坊間電影橋段影響，有人可能以為本港在囚人士會在獄中遭受不人道的對待。其實，時移勢易，現今的懲教署，只會善待罪犯，協助罪犯擺脫犯罪思想，好在出獄後再次融入社會。無論在囚人士的個人背景如何，署方都一視同仁。

知錯能改 善莫大焉

古語有云：「知錯能改，善莫大焉。」人生漫漫歲月，犯錯在所難免，最重要的是認清錯誤，重新做人。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懲教署擔任的角色，就是在羈管期間，協助在囚人士反省過犯，繼而積極學習，為前路裝備自己，重新做人。

現時本港社會，部分人士對監獄的觀感仍有偏差，

以為本港的監獄充滿暴力、虐待和欺凌。基於這個誤解，自然會有個錯覺，主觀地認為監獄職員是偏向用暴力處理問題。然而，高壓手段是不能令罪犯改過的。筆者可以告訴大家，今天的監獄已經完全不是一部人所想的那個樣子。現今的懲教署，是透過確保羈管環境穩妥、安全、人道、合適和健康，並配合與社會各界持份者攜手創造更生機會，讓罪犯意識到自己所犯的過錯，並願意改過，將來刑滿出獄後不會重犯。

懲教署擁有一支自強不息、克盡厥職的工作團隊，以及完善的監察系統。不但確保監獄能有良好的紀律和秩序，而且亦可營造穩定和諧的羈管環境。署方更於去年制訂了部門未來的「策略發展計劃」，積極發展「智慧監獄」系統，開拓各項新措施，包括「發展

智慧管理」、「推行工序創新」、「培育知識型懲教人員及優化更生人士融入社會的能力」及「應用智慧院所設計」。署方期望透過「智慧監獄」系統，提升羈管效率及院所保安水平，保障懲教人員及罪犯的安全。此外，當局更會定期翻新懲教院所的設施和進行改建工程，從而改善羈管環境，令設施更現代化。

懲教署助犯人遷善

對罪犯而言，懲罰固然重要，但是令他們改過遷善，成為奉公守法的公民，就更加重要。由於絕大部分在囚人士最終都會重返社會，因此提供適切的更生計劃，絕對是懲教署核心工作之一。署方委派擁有專業資歷的職員，為每位在囚人士提供有系統、有成效和切合需要的更生計劃。透過輔導面談和心理治療，

去強化在囚人士的改過動機，提高他們對更生計劃的接受程度。同時，亦積極引入非政府機構的資源和服務，協助罪犯重建新生及強化改過決心。

隨著懲教署的工作不斷進步及優化，監獄的環境及罪犯刑滿出獄後的表现持續向好。根據署方資料，2018年涉及監獄暴力行為的個案共有483宗，較2017年大幅減少63宗；自我傷害個案方面，則由2017年的99宗大幅減少至2018年的48宗，減幅超過五成。更生工作方面，過去十多年香港的再犯罪率（以釋釋年份計）已有明顯跌幅，由2000年的39.9%大幅下降至2016年的24.8%。由此可見，懲教署近年的工作卓有成效，為維護香港的治安，擔當極為重要的角色。

筆者衷心期盼，所有入獄人士都能在獄中反思已過，並勇於改過自新。他日刑滿出獄後，成為一個奉公守法的公民，不再重蹈覆轍。違法破壞社會秩序，於法理所不容。入獄服刑，是一個反省、學習、悔改和重建的過程。從人生經歷的角度來看，在囚人士從懲教署所獲得的，是一個轉化和開拓的機會。如果能夠明辨是非，誠心悔改，何愁不能回饋社會，作出貢獻？